

潮女

赵香琴／著

女人当如花，如花方为好容貌，女人当似玉，似玉方为好精神——花容貌，玉精神，如花似玉是好女。本书的主人公潘望佳就是一个容貌如花，精神似玉的美妙女子。作为一个充满理想、怀揣热情的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她身材婀娜、面容姣好，同时又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她拒绝为了世俗道路上的生存利益而出卖色相，她特立独行、四处碰壁，却坚守信念，不媚权贵，甚至被人称为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的『潮女』。作品出自一位从事创作多年且成就颇丰的女作家之手，字里行间蕴含了作家深厚丰富的生活积累、敏锐犀利的人生发现、憎爱分明的价值取向以及朴素生动的文字魅力和深邃高远的艺术功力。作品告诉我们——女人当如花似玉，生活当如花似玉，为了如花似玉的生活，当好好去爱……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潮女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赵香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潮女 / 赵香琴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387 - 3781 - 3

I. ①潮…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912 号

出 品 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杨 迪

装帧设计 林红红

封面题字 陈广超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潮 女

赵香琴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 200 千字 印张 / 16.5

版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潮女

第一章

被辞退的小学教师潘望佳，此刻坐在市教育局局长老陈的对面，眼含热泪，低声下气，像痛说革命家史似的做着第N次陈情，还幻想着领导能慎察明断，为她的事翻案。可是老陈很忙，再说老陈已经听腻了，尽管他修养良好，还是显得很不耐烦，皱皱眉头，又像轰苍蝇似的挥挥手说，小潘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的事我管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潘望佳说，你不是教育局长嘛，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不找你还能找谁？

老陈说，潘望佳，你年轻气盛，不懂社会，处事简单，这都是能够理解的。可你那么聪明，脑袋却一根筋，总干傻事，把人都得罪透了，让我怎么帮你？

潘望佳说，你可以辞退我，可你不能说我做错了。

老陈说，哪有这种逻辑？再说，辞退不辞退，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潘望佳说，教育系统的事，到你这就算到头了。

老陈说，你就别再上访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己掂对着找饭辙去吧。

潘望佳就笑了，提高了声调说，你说得倒轻巧，哪有那么

容易的事？我学的可是师范，而且我热爱这一行。我这明明是冤假错案，你这么做，就是行政黑哨！

老陈无奈地呻吟一声，拿出最后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劝导说，你咋这么死心眼儿？都知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就凭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能找个好对象，那样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再说，日本女人就是通过嫁人实现就业的。

潘望佳说，难道你是日本的教育局长？也好，陈局长你有没有儿子？干脆，我做你儿媳妇吧，我看这个就业岗位挺不错的！

老陈觉着话茬不对，起身想往外走，可潘望佳坐在靠门的位置，也站起身来，把他的行动路线封死了。老陈坐又坐不住，走又走不开，便叹息一声说，有人说你是新潮公主，起初我还不信，到了今天我才明白，你明明就是个潮女嘛！

潘望佳被人叫做新潮公主或是潮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而且从校内叫到校外，大有滥觞之势。潮女本来是南方的叫法，特指那些代表时尚、穿戴有型、做事另类、个性鲜明、身材婀娜、长相靓丽、发型殊异的年轻女子，这跟潘望佳也有几分对路；可是在北方话里，潮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认死理缺心眼，两种意思掺和起来，就产生了模糊多义的效果。说一个人欠火，就叫他潮；说谁的手艺不精，就称为手潮。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潘望佳打入另类了。

血色淌过潘望佳的脸，她觑定老陈，一双明眸喷火了——别人这么叫她也不会计较，可老陈不但是教育局长，还是长辈人，这让她气冲面门。于是她笑微微地对顶头上司说，陈局长，老陈大叔，其实你的智商都不如我的一半。说我潮我就潮了，如果我是潮女，那么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了。全市那么多中小学老师，竟然在一个傻子领导下工作，这真是天大的悲哀呀！

老陈怔住了，全市的中小学教师数以万计，还没有哪个敢跟他这么说话。看着潘望佳走出门，他也跟了出去，哪曾想到弹簧门被她用力一推，又马上折回来，反作用力把他狠狠扇了一下，所幸他躲闪及时，只打到了髌骨一带，没发生鼻青脸肿的严重后果。老陈有些气急败坏，一面揉着，一面踢着来回移动的门板大声说，滚吧，快点儿滚，滚得越远越好，我再也不想见到这样的潮女了！

潘望佳头晕眼黑，本想走向电梯，却稀里糊涂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挡在面前的是一道厚重的铁门，涂着砖红色底漆，用一根长铁棍销着，却没上锁，她轻轻一拉，又用力一推，随着一声隆重而滞涩的大响，门敞开了，一股阳光带着浓烈的质感猛扑过来，把她给呛了一口。她忽然发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一个俯瞰一切的新视点，平日里必须仰视的高楼，全都变得矮小而委缩，人像蝼蚁，车像甲壳虫。她试想着躡身一跳的美妙快感——二十一楼，直线距离不过就是五六十米，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比飞人博尔特还要快，只需短短的几秒，她就会脱离尘世的烦恼，再也不用为了简单的生存东跑西颠，四处求告了。

潘望佳把一只腿搭上栏杆。栏杆很低矮，当然，尚在安全许可的范围，除非故意，人是掉不下去的。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猛一回头，陈局长和教育局的属员们糊了上来，他们不敢贸然靠近，他们站在一个稳妥的距离，张皇地呼喊着她的名字，紧盯着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脸上五颜六色的写满惊恐，有人已经在用手机拨打110了。

陈局长说，潘望佳，你……疯啦？

潘望佳说，谢谢领导的关怀。我妈疯了，可我还没疯；我还仅仅停留在潮女的水平上，疯不疯的，要看到没到时候！

陈局长说，你把腿收回来，就算是我求你了，有话咱们可

以好好说。

潘望佳笑了，笑得柔弱而凄美，如风中的虞美人花。她说，你们以为我要以自杀相要挟？我还没那么脆弱，也没那么无赖。这么高的大楼我好不容易上来一趟，就是看看景儿，压压腿，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门没上锁，也没做任何警示，责任不在我。

这么说着，潘望佳收回腿，逆着众人的目光，迈着涉禽般的步子，又走了回来。人们立刻把脊背贴向墙壁，夹出一条甬道，屏息静气地看着她通过，就像避让一头猛兽。她似乎有意实则无意地甩了甩头发，可她的头发长而滑顺，蝇拂般抽到了那些人的脸。走到电梯跟前，上面的指示灯还在明灭闪烁。陈局长这才猛醒过来，觉得是被这个试用期的女教师给耍了。于是恼羞成怒，颞部的血管像粗大的蚯蚓一样蠕动，朝她大声喊道，潘望佳，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看来，辞退你是轻的，现在我郑重宣布，你被开除了！潘望佳走进电梯，就在自动门欲关未关之际，又朝外粲然一笑说，随便吧，反正枪毙砍头都是一样的。咱们后会有期！她强忍着悲愤走出电梯，走上马路，拐过一片林荫，这才躲进一片紫丁香丛里，爆发出一阵热烈而压抑的大哭。

从小到大，潘望佳都是公认的乖乖女，没有人说她不漂亮，也没有人说她不聪明，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她就是一颗没有疤痕和虫眼的果子，红艳艳地悬在枝头，令人妒羡而倾心。在一片夸赞声中，她也为自己设计了美好蓝图，那就是进军大都市，站定脚跟，把乡下的父母接过去，结束时代因袭的贫下中农历史。直到高考前夕，命运的转捩点出现了，那天老爸拉着一车白菜进城去卖，一辆汽车幽灵般驶过，只是一个轻轻地刮蹭，老爸就宁馨地睡了过去，而且再也没能醒过来。潘望佳听到这个消息还不肯相信，到了事故现场才终于明白，她头上

那片天塌下来了。老爸躺在一片烂白菜中间，身姿很放任，殷红的血缤纷四溅，猛然看去，仿佛是盛开的睡莲伸展出来的花蕊。她还没来得及接受发生了什么，老妈就晕了过去，再醒过来，她就进入了永劫不复的混沌，明白一阵糊涂一阵，疯一阵不疯一阵，于是，潘望佳被推到了绝境，连脚下的地也一并陷了下去。

心高气傲的潘望佳只好屈从命运的安排，退而求其次。她没报势在必得的名牌大学，只报了本市区的师范学院，因为这样既能享受到国家补贴，也能带着老妈上学。可是老妈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老妈，犯病的时候，常常跑上大街，拦住其中一辆看似可疑的汽车，非说就是肇事逃逸的那辆，非要无辜的司机赔钱赔丈夫。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交警逮不住违章者，却能逮住疯婆子，就连哄带骗把她送回家，说你就是我们的亲妈呀，快饶了我们吧。大街上险象环生的，你要是再出个一差二错，旧案没破又添新案，我们更没法交代了。潘望佳的中学同学加闺蜜齐闯早早就进城卖菜了，为帮她一把，就搬过来和她们母女俩同住。齐闯的男朋友葛超正好在市里当交警，他把自己的名片揣在潘妈身上，一有情况，总能根据电话通知在第一时间赶到。葛超解释说，咱欠潘家的，为大婶出点力，也是应该应分的。

潘望佳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市里招用中小学教师，不过如今不比从前，双向选择，逢进必考，还有试用期。潘望佳是不怕考的，她怕的是不考，就考了。红榜发出来，很多平时经常撬课的混子和脑袋不灵的囊膈都排到了她的前头，这让她莫名其妙，就去找了，还拉开架势要查试卷。接待她的正是这位陈局长，当时对她还是满客气的，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以领导和长辈的口气训导说，潘望佳潘望佳，名字挺不错的，只怕西望长安不见家（佳）呀。你还太年轻，不懂得社会有多复杂。

排在前头排在后头，不都在同一张大榜上嘛？你这么一找，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会把自身形象搞糟了。潘望佳还想据理力争，陈局长又说，知足者常乐，再这么较真，你连这个名次都保不住了。潘望佳怅然而去，事实很快就验证了陈局长的理论，经她这么一找，别人都分到了高中或初中，唯独她被我佛如来轻轻一掌打落尘埃，竟然分到小学去了。潘望佳眼睁睁吃了杀威棒，就不敢再找了，她忍气吞声，随遇而安——无论如何，毕竟有了体面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跟老妈过安生日子了。

潘望佳进的是市重点蓓蕾小学，很多人都私下叫它贵族小学，是因为学校的硬件比别的学校明显高出一截，师资力量也是超强配置，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把子女往这儿送。每到上学放学，校门外偌大的停车场就被挤爆了，接送学生的轿车如同摆在盒子里的麻将牌，排得密密匝匝，很多车不得不停在马路边上，首尾相衔着摆出二里地去，让交警很头疼。女校长孙仁凤是资深校长，顶着一头如雪的白发，不掺一点儿杂色，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她安慰潘望佳说，望佳呀，别以为进中学不如进小学，告诉你吧，有多少中学老师都托人往这儿调呢，都被我顶了回去。招考榜上的名次肯定有猫腻，只可参考不可全信，我知道你是师院的校花和女状元，二话不说，就把你一把抓在手里，谁要都不放了！

校领导对潘望佳挺欣赏，潘望佳也不负领导厚望，直干得风生水起，许多家长都争相把孩子往她的班上送。而潘望佳真实的内动力是，她从被动接受，渐至深爱上了这行当，一天看不到孩子们，就有些抓心挠肝的。都知道贵族学校是肥肉，很多学生家长都是大款，从手指缝里稍稍拉拉一点儿，名目叫赞助办学，这样不但学校日子宽绰，肉肥汤也肥，老师们的奖金啦补贴啦也跟着向上蹿升。譬如说，外号吉娃娃的女生吉小

娜，她爸爸吉利就是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建筑商，每年都要给蓓蕾小学一笔可观的捐助，知道潘望佳大材小用的根底，非让孩子转到她班上不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吉小娜身上，有一天放学值日，一个叫胡文今的男生一不小心，把掸地的水溅到她身上一点点儿，吉小娜就不干了，举着笤帚满屋追打，胡文今在外面野惯了，闪转腾挪就像一只活兔子，吉小娜始终没能得手，气没撒出来，正好桌子上放着一块练书法的砚台，就抓在手上投过去。吉小娜还很弱小，而且从来没练过投弹，臂力也不够，于是那只砚台划出一道诡谲的弧线，哗啦一声，就把一块窗玻璃砸碎了。潘望佳每天放学都要回头检查一遍教室，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把真实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可吉小娜就是不承认玻璃是她打碎的，还反咬一口，把这事儿赖到胡文今身上，说潘老师偏向。

胡文今的爸爸就不能比了，虽说自称胡站长，经营的却是废品收购站，说穿了就是个破烂王。胡文今之所以能入读蓓蕾小学，和一段传奇遭遇有关系。有一天女校长孙仁凤办公贪了大黑，回家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不但摔碎了眼镜，把脚也崴了。当时胡家父子正好撅着屁股在垃圾箱里扒拉，发现暗处有个黑影在低声呻吟，老胡还没出声，小胡就嚷起来，非让他爸学雷锋做好事，把三轮车上的废品卸了，救人要紧。孙校长平时就有鼻塞的毛病，又患了轻微感冒，加上眼睛深度近视，黑灯瞎火的，没看清是什么车，甚至连那种集垃圾之大成的怪味都没闻出来。被父子俩抬着放到车上，下面还垫了一块干净的硬纸壳，风驰电掣送到附近医院。等到医院大院里的氙弧灯照彻一切，她发现了邋里邋遢的父子俩和那辆令人作呕的救护车，这才喉头痉挛起来，差一点儿就要吐了。就问胡文今咋不上学，胡文今实话实说，是没有城市户口，好学校差学校都不收。孙校长感慨万千，拍了拍那脏兮兮的车板决断说，这么好

的孩子咋能不收？有教无类，你明天就到蓓蕾小学去报名，我特批啦！这显然是个投桃报李的善行义举，而且突破了常规，具有引领效果和导向作用，媒体也迅速跟进，做了一系列正面文章，吉利还出钱给胡文今换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又让手下的员工领到澡堂子，褪猪一般一顿好洗，彻底清除了身上的垃圾味儿，掺进孩子堆里别无二样。老胡看了就嘿嘿笑，说我儿子过去就是一棵长在垃圾堆上的狗尾巴草，如今再看，也像是祖国的花朵了。

这事儿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吉小娜一直就看不起胡文今，一见到他就捂鼻子，还背地里叫他捡破烂的。她非说胡文今是故意的，还让他赔真皮童鞋。就是这桩大可忽略的小事，竟然把潘望佳推向了绝境——学生们说，吉娃娃把教室玻璃给砸了，也把老师的饭碗给砸了。潘望佳并没有轻描淡写，她不能放任学生说谎，而且以强凌弱，欺负一个拾荒者的后代，非让吉小娜认错不可。而吉小娜死扛着就是不认，还把她妈梅雨找来了。梅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潮女，驾着红色宝马轿车，发髻上梳，满脸脂粉，珠光宝气，环佩丁当地来到学校，那态势飞扬跋扈的，简直就像个野蛮的入侵者。梅雨还是挺讲究的，她没找孙校长，直接就找了潘望佳。看着这样一个无论走到哪都堪称美女的女教师，一股恶毒的醋意在全身泛漫开来，似乎终于明白，为什么丈夫非要把女儿交给她，也许是他放长线钓大鱼，在打这位美女教师的主意呢！

梅雨把潘望佳叫到滑梯后面，眯起眼睛左看右看，啧啧了一声说，真够漂亮的！怪不得我们家吉利五迷三道，晚上睡不好觉，都抑郁了，原来是因为你呀！

潘望佳说，大姐，你咋这么说话？

梅雨说，我明白了，你缺的是这个！说着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径直就往潘望佳的兜里塞。

潘望佳都懵了，赶忙推拒说，大姐，你这是干什么？

梅雨说，孩子横竖就那么大点儿事，你糊涂一点儿，抬抬手就过去了，干吗非要较真，跟她过不去？她碍了你和吉利的事啦？不就是一块玻璃嘛，我赔就是了，打一块，我赔你一卡车行不？

潘望佳的脸透彻地红了，就像挨了一耳光，挡开她的手说，大姐，你这是侮辱我。我是老师，得对孩子们负责任。孩子就说孩子，你扯上家长干什么？

接下来，潘望佳还想从教书先育人、育人先育心，有过勿惮改、知耻近乎勇一类今古名训说服她，可梅雨根本就听不进这一套，而且她也没有耐心把话听完——麻将桌上三缺一，牌友苏海打电话催促了好几次。她用那个红包，在潘望佳挺秀的鼻子前面扇动两下，蔑笑着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学老师嘛，还在试用期里，我一句话，你立马就得滚犊子！

当时吉利没在家，把公司交给副手管着，自己跑到南方疗养抑郁症去了。就是在家也不行，他很惧内，在外人看来，他对老婆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凡事不敢拗着，似乎有致命的把柄握在她手上，只要她把老底揭开，他就死翘翘了。当时潘望佳站在滑梯投下的巨大阴影里，看着那个富而不贵的妖冶女人无声地一笑，就走开了。为了不影响上课，她找到校工把玻璃安上了，钱还是她自己出的。

梅雨的妒火在内心悄悄燃烧，无法熄灭。她坚定地认为，丈夫早就看不上她了，对她的冷漠和疏远已经十分明显，他是把女儿当成一个纽带，借此好和这个美女教师进一步接近。这么想着，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就准备来一把狠的，干脆把这个漂亮女人一锹端走，这样就会把吉利隐蔽的念头掐灭。她让女儿待在家里不上学，这么一来，事情就复杂了。

起初孙仁凤校长还站在潘望佳一面，可是梅雨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胡文今，非要在领导面前三头对案。胡文今这一回改口了，他低着头，眼睛只看自己的鞋子，那鞋还是吉小娜的爸爸给买的。而且梅雨都没背着他，就把给潘望佳准备的那个红包转而塞给他爸了。老胡涨红着脸不收，可梅雨冷笑着说，两头你肯定得罪一头。你是站在我一边呢，还是站在潘望佳一边？哪头轻哪头重，你掂量着办。老胡嗫嚅说，我们不念了，我们……梅雨说，胡师傅你啥意思？还想不想在城里干了？我可是给足了面子，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吧！梅雨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着麻友苏海，而这个苏海长期没有正经工作，靠帮人讨债混日子，一看外貌就不是善良之辈。他用鬣蜥般的小眼睛涮着他，还把手腕和关节弄得嘎嘣脆响，那种明确的暗示已经不言而喻了。梅雨不再废话，把那个厚厚的红包扔在破板子搭成的烂木床上，扭头上了宝马香车。老胡蹲在废品堆里，抽了大半盒廉价纸烟，看着周围高大的水泥建筑发怔，最后痛苦地嘶鸣一声，好像把心里的一根弦儿拽断了。他把胡文今叫到跟前说，儿子，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就改口吧。

于是，胡文今就当着老师和校长的面，红着一张小脏脸，吭吭哧哧的，按照梅雨事先提供的台词，把事情的真相完全颠倒过来了。当时潘望佳都要哭了，她说，孩子啊，你可以不说话，可你不能说假话。我做的一切，就是要培养和保护你们童年的纯真。梅雨的机会来了，她说，孩子怎么可能说假话？孩子都是祖国花朵，其实，说假话的就是你这个老师。你看我们有钱，就特别仇富，还想来阶级斗争那一套，煽动胡文今这样的穷孩子，处处找吉小娜的小脚，人前人后总批评她虚荣，还逼着她认错，弄得孩子夜里总做噩梦，吵着嚷着非要转学呢！潘望佳说，想陷害我，你可以采用别的办法，把孩子们牵进来，教给他们做伪证，这就太不道德了。梅雨就嚷起来，说哪

有这样的老师？明明是你想陷害孩子，却反过来说我陷害你，你太不称职了，纯粹是混进教育界的美女蛇和狼外婆！当时校园里很安静，梅雨故意把声音放到极限，间或还有激动的气声和愤怒的劈裂，相当于带嘶边发噪音的二十五瓦大喇叭，从校长室五楼的窗户飓风一般刮出来，实现了满操场的全覆盖，这么一来，惊动了上上下下，教育局也派出大员介入了调查，孙校长想捂也捂不住了。所谓好人死在证人手里，孙校长难舍其才，还想铺个台阶搭救一把，就高举轻打，紧拉慢唱，就让她在大会上做检讨。可是潘望佳不肯就范，她“检讨”说，我想说的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决不屈服！”于是，满屋子人就乱了，说什么的都有，潘望佳新潮公主的外号，就这么叫起来了。而潮女是病态的常人，介于疯子和傻子之间——哪个学校能接纳这样一个又疯又傻的老师呢？何况蓓蕾小学还是重点校。她越是想澄清事实的真相就越像个潮女，这就铁板钉钉地注定了，她再也无法回到生活的原点。

五月的紫丁香开得正旺，远看正如一片氤氲的流霞。卖菜归来的齐闯由此路过，就听到了涓细的哭声。其实路人都能听到，可都不如齐闯敏感，她和潘望佳从小玩到大，连咳嗽都能分辨出来，何况潘望佳的哭像叙事诗一样，陈述着特定的故事，带着哀怨的抒情性，她一听就明白了。齐闯分开丁香丛走进去，就看到了坐在那儿顶着满头丁香花瓣的泪美人。

齐闯说，姐啊，你演黛玉葬花呐？

潘望佳听出是她，看都没看就说，你别管，让我好好哭哭，要是憋着，我就得爆炸了。

齐闯说，一样的当老师，人家都在丛中笑，你却在丛中哭。是不是上访又碰了钉子？

潘望佳收了哭声，自言自语地念叨说，我还以为，我能像窦娥那样，把老天哭出飞雪来，可是老天并不怜悯我，我大声

疾呼，杜鹃泣血，它回我以沉默。现在，我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齐闯说，你又跟我转。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连高中都没念完。你就将就将就我，来点儿通俗的吧。

潘望佳抬起泪眼，看着齐闯说，通俗的事情就是，我的饭碗彻底砸了。本来就是一只瓷饭碗，还没出窑，就被砸得四分五裂，而且碎得十分彻底，想锔都锔不上了！

潘望佳说罢，又哭出一个小高潮来。

齐闯说，要不，我出面去找找？我一个卖菜的小商贩我怕谁，实在不行就豁出脸来，跟陈局长那老灯耍“磨磨丢”，他不非礼我，我非礼他，反正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

潘望佳被逗笑了，直笑得泪花飞溅。齐闯人如其名，看着眉清目秀，说话办事风风火火，就像个假小子，还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而潘望佳一直都是淑女形象，两人的性格相衬互补，反差很大。齐闯头一次听到潮女的称谓时，正坐在床沿上，不厌其烦地看着 87 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还向潘望佳讨教淑女和潮女的区别。潘望佳就对号入座说，淑女就像林黛玉，潮女就像傻大姐，这回懂了吧！齐闯笑得不行，倒在床上，四肢连舞带蹬说，过去都说咱俩差距太大，这下好了，一个潮一个愣，咱俩的差距一下子拉近了！

当然，潘望佳是不能让齐闯去找的，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她去找，陈局长还能亲自把她赶出来；换了齐闯去找，说不定就要被保安架出来了。

潘望佳说，我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齐闯摇摇头，神色有些迷惘。

潘望佳说，是美国作家 Hemingway，在《The Old Man and the Sea》这部小说里，通过老渔民 Santiago 说出来的。

齐闯说，姐啊，就算我求你了，之乎者也我就受不了，你又来这个，这不是成心难为我吗？

潘望佳说，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在他《老人与海》这部小说里，通过古巴打鱼老人桑提亚哥说出来的，这回明白了吗？

齐闯说，你就直接说呗，干吗变着法儿绕我，一家伙绕到美国和古巴去了。依我看，一切一切，根子都在那个梅雨身上，这骚娘们儿实在太可恶，只恨你我不是男人，没长那种家巴什，要不然，就来他个先奸后杀，也等于为民除害了！

潘望佳都要笑趴下了，她一笑，丁香花瓣就簌簌而落，这种娇弱细碎的花瓣经历了短暂的喷薄绽放，很快就由热烈转而凄美，大有不胜之状，几乎将潘望佳埋住。于是她站起身来，抖着身上的落花叹息说，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无论如何，我得活着。既然瓷饭碗砸了，那就先找一只泥饭碗端着吧！